



绝色 股民

juesegumin

刘丽——一个辞职的幼儿园教师，以自己的温柔美貌和见风使舵的语言艺术，通过多级跳的方式，完成了自己的财富积累并走向仕途，开始了自己“官场绝色”的新生活。小说以股市为人物活动背景平台，用客观的视角，描绘出各色股民面对牛市熊市和官员面对升迁降黜时的心态……

李江 著
li jiang

文化藝術出版社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绝色股民

李江 著

文化艺术出版社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绝色股民/李江著. —北京: 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7. 10

ISBN 978 - 7 - 5039 - 3399 - 8

I. 绝… II. 李…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44258 号

绝色股民

著 者 李 江

责任编辑 仲 江

责任校对 张 莉

装帧设计 刘宝华

出版发行 **文化艺术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北里甲 1 号 100029

网 址 www.whyscbs.com

电子邮箱 whysbooks@263.net

电 话 (010) 64813345 64813346 (总编室)

(010) 64813384 64813385 (发行部)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耀华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07 年 10 月第 1 版

200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 张 10

印 数 6 000 册

字 数 200 千字

书 号 ISBN 978 - 7 - 5039 - 3399 - 8/I · 1584

定 价 19.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印装错误，随时调换。

目录

草根股民 / 1

鸟枪换炮 / 87

一步登天 / 137

左右逢源 / 173

官场绝色 / 225

股场精英 / 285

尾声 / 315

绝色股民
JUESEGEMIN

草根股民



刘丽生活在祁连山麓，河西走廊，长城西边尽头处的一座小城——玉关市。刘丽自小能歌善舞，长得鲜丽可人，是人们公认的一枝花。

刘丽人虽漂亮，学习却一般，没考上大学，从临市一所师范学校毕业后，到市幼儿园里当幼师，倒也遂心所愿。后来由邻居介绍，嫁了个丈夫叫王强。

王强原在某机关搞后勤，前些年下海经商，开了个装潢材料店。店里生意忙，缺人手，丈夫王强仗着店里的生意好，撺掇刘丽辞了职。

刘丽辞职后，一门心思地帮王强做生意。

可是，渐渐地刘丽发现王强身上起了变化：以前不爱收拾打

扮的他，现在常常抹头油照镜子，先是经常去外边吃喝打麻将，后是下歌厅洗桑拿，再后来，甚至常常夜不归宿。

刘丽就风风闻闻听到，王强在外边有了女人。那个女的叫红霞，没有正当职业，整天贴在王强身上，吃他的，喝他的。气得刘丽心里窝火，嘴上冒泡，老追着去堵。可是，每次都扑了空。人家就像那过去的地下工作者，往往在她去前，就接到情报秘密转移了。

刘丽为此和王强打冷仗——不给王强看店；不给王强做饭；晚上睡觉不让王强碰自己。可是，不给王强看店王强雇了人看；不给王强做饭王强就去下饭馆；不让王强碰她正好让王强养足了精气神到外边去风流。刘丽想用死来威胁对方，可是，又不敢动真格的，说到底，还是留恋人世，安眠药吃得不够量，送到医院去，洗了洗胃，两小时后，自己就走着出医院了。

劝、吓、闹……啥法子都用过后，刘丽真是有点儿绝望了，想离婚，可确实又舍不得。

冷静下来的时候，刘丽细琢磨丈夫走到今天这一步的原因，认为都是让那钱给烧的，就后悔起来，当初如果不让丈夫下海经商，现在，日子虽然过得穷点儿，可王强他也只能老老实实每天一杯茶水一张报地被机关平平淡淡的生活困着，哪能成现在这样，把自己弄得精疲力竭跟鬼一样，神经都有了毛病，再这样下去，非精神分裂了不成。

二

一天晚上，王强又骑摩托出去。刘丽恼心地看不下去电视，

无聊孤独地去马路边上乱遛达，遇上了原单位同事许翠仙。许翠仙不但和她是同事，而且是她上师范时的老同学，两人挺投脾气，关系一直不错。只是刘丽辞职后，少了来往。许翠仙见她面皮黄瘦无精打采的样子，就说：“你这样整天闷在家里生老公的气，非把自己憋出病来。看你这脸色，这一段都成啥样了？你得和人接触，上股市来吧，好歹是个喝茶聊天的地方。”

刘丽回到家，把许翠仙撺掇自己上股市的事给王强说了。

王强听了后，觉得有个事情将老婆拴住，转移了注意力，说不定刘丽就再不会整天跟踪自己，便答应了。

王强从账上划出四万来，让刘丽去折腾，也没指望她会挣。王强也听说了，这几年股市很熊，好多进去的人都赔得人仰马翻，就当这些钱让老婆拿去玩麻将了。

小城市里的交易所，条件比大城市的倒好，散户厅里每两人有一台电脑可看和有座位坐。办好了开户手续，许翠仙让工作人员把刘丽安排在自己身边，跟一位约四十出头的男股民在一台电脑上看盘。说是前不久跟男股民一起看盘的另一个股民赔得厉害不炒了。

到散户室里坐下后，许翠仙将两人相互做了介绍。对方鼻梁上架副眼镜，文绉绉的样子，说是市冶金公司技工学校的老师，叫胡正。许翠仙对刘丽道：“他是我们这最有学问的，还有副教授职称，我们都叫他‘眼镜’。以后你也这么叫他。”

和许翠仙在一个盘上看的是一位比胡正稍年轻些的男的，许翠仙顺便也做了介绍，名叫朱一文，是一名体校的老师。

介绍寒暄完后，许翠仙就对刘丽说：“让朱老师给你推荐买啥样的股票。他最近炒得不错，买了两只都挣了钱。”

朱一文却推说自己的两只股票都是瞎碰上的，身旁的眼镜才是专家，将胡正推到了前台。

刘丽看胡正戴副眼镜，挺有学问的样子，又听刚才许翠仙介绍是个副教授，就对胡正有一种信赖感。可是眼镜却有些扭捏。许翠仙催促：“别拿板。这是我同学，又是过去一个单位的同事。人家老头可是大老板，买股票挣钱了，请你们去酒楼。”

胡正客套一番，也就给刘丽推荐了一只买了。

过后的两天里，果然那只股票涨了一点儿，刘丽就问胡正，打不打，胡正教她：“别打，看这架势，还要涨。”

刘丽自是高兴，回去给王强讲了，又在王强面前狠夸一番胡正，说他不愧是技校的副教授，第一次给自己推荐股票就赚了。王强也高兴，说：“没指望你赚多少，只要不把那本给我赔了就行。”

果然在交易所里挺热闹。许翠仙上班的幼儿园离交易所很近，她抽空就能来探一头；眼镜和朱一文也不坐班，上完课就没事了，也常来光顾。几个人一边看着盘面，一边唠着闲嗑，刘丽的心情比过去好多了，还常常向眼镜请教一些股票的知识。

“胡老师，这股票前边标个‘st’是啥意思？”

胡正回答：“它们基本面亏得一塌糊涂，面临退市风险，管理层为了警示股民少碰它设置的。你看看这只股票，每股净资产负的一块六，每股收益负的两块八，而且从技术面上看，它几个月以来，一直沿着一条下降通道在下跌，根本就没有一点儿反弹。我一个朋友是六块二买的它。四块三割肉出来的，可他现在又跌到了三块五。”

刘丽不懂什么叫股票的净资产，也不懂什么下降通道不通道，

割肉倒还形象点儿，她能听清楚是咋回事。

两人正聊着，许翠仙进来了，一坐下，就嘴对在刘丽耳朵上：“刚才我看见你家老公王强了，骑着摩托车，带着那个红霞。”

刘丽立马心里堵得慌，再没了心思问眼镜。

三

回到家，刘丽就审王强，王强一边说“谁他妈嘴这么碎”一边又说刘丽，“钱都给你炒股票了，还事情多。”

刘丽心里气鼓鼓：“你要再跟那个娘子断不开，以后就别进这个家门！”

王强不吭声了。

第二天，刘丽去股市，许翠仙又低声对她说：“朱一文刚才给我说，他昨天到一朋友家打麻将，遇上你家老公和那个红霞了。两人在麻将桌上都相互不算账。那红霞输了几百元，都是你家老公给垫的。”

刘丽回家又审王强，王强狡辩。刘丽问：“人家说你们是 12 点半散摊儿的，可是你早晨了才回来，你跟她上哪去了？”

王强回答：“你别听别人胡说，挑拨呢，明明打到 6 点才散的摊儿。”

“你就一直骗我吧！”

刘丽拿王强没辙。

第二天去到交易所，眼镜说：“你的那只股票不行了，还得跌，赶快打了吧。”

在之前，那只股票就跌了好几天，刘丽已经被套上了，气呼

呼地说：“跌，跌完拉倒！”

打开盘子，果然，那只股票就猛烈地往下跌。许翠仙来了，将自己椅子一拉，坐在刘丽身旁，又嘴贴到刘丽耳朵上：“朱一文说你家老公最近给那红霞新买了一条项链，白金钻石的，可能得小一万呢。”

刘丽的脑门“嗡——”的一声。自打结婚，王强还没给自己买过一条项链，她自己做主买了一条三千块钱的，王强还把她埋怨了好长时间。盘子也看不下去了，气虎牛斗关了电脑，出交易所，去到王强的店里问究竟，一推开商店门，柜台里没人。走进伸头去看，就发现，在用柜台隔挡着的一张床上，那红霞正躺在上边，王强在搂着她摩挲着。红霞敞着胸，露着怀。好家伙，大白天的，店都开着，两人就敢这样！刘丽一股热血直冲脑门，一下子扑上去，拨开王强，就双手薅住了那红霞的头发。

红霞受到惊吓，大叫一声，也回撕她的。刘丽又去挠红霞的脸，这才发现，果然在红霞的脖颈处，坠着一条白金钻石项链，一伸手就将其拽了下来。

红霞一看宝贝项链被刘丽攥在了手里，扑上来抢夺。刘丽躲闪着，将其装进兜里，又接着撕扯。两个女人就从床上滚落下来，在地上打滚，一边相互对骂着。

王强像面对着两只粘在一起的刺猬，不好下手，好不容易将刘丽的手掰开了，又伸手去兜里掏项链，刘丽死捂着不让其掏，王强吼道：“你这人咋这样？这是人家的东西。”

“放你的狗屁。谁不知道这是你给她买的！”

吵骂声惊动了隔壁的店主，前来劝架，趁刘丽放松警惕的瞬间，王强就将那项链拽出了衣兜。刘丽伸手去夺，被王强抓住

了手腕，一拧，刘丽就一阵生疼，断了的感觉。刘丽大骂王强：“畜牲，胳膊肘子往外拐，你不得好死！”被众人劝着撕扯出商店，一个恶毒的想法就在心底升起。

四

中午一开市，刘丽匆匆到股市去。其他几个人都没来，只有眼镜在身旁，见她恼咻咻的，问她：“咋了？”

刘丽不吭声，几下敲开盘子，对眼镜说：“替我把那只股票打了。”

眼镜不好意思地附和：“就是，打吧，第一次给你推荐股票，就让你赔了，对不起。”

“没事没事，你赶快打吧。”

眼镜就敲了几下键盘，将其打了，惋惜道：“赔了二千多。”看一眼刘丽，说：“再买啥？我看准了一只能源股，基本面很好，每股收益五毛多钱，净资产达到四块多，公积金挺丰厚，还有九千多万的未分配利润，今年的分红肯定丰厚。”

不料，刘丽却道：“我想买上次你给我讲的那只ST股票。”

眼镜一听，眼睛直愣愣地看着她：“放着那么多业绩好的股票，你为啥非就要买它？我的原则是垃圾股基本不碰。”

“我就想买它，赶快帮我找。”

眼镜说：“那只股票基本面那么差，买了肯定跌。”

刘丽咬着牙道：“我就是想让它跌！”

眼镜似乎明白了刘丽的意思，说：“两口子闹矛盾，拿钱来使气。那钱又不是印钞机印出来的。”

“我就是想买它！”

眼镜无奈，一边敲打盘子，一边说：“你老头怪罪开了，千万别说是帮我敲的。”

五

第二天，刘丽到交易所去，打开盘子，那只股票果然就下跌了些，眼镜劝她：“打吧，少赔点，不然，还要跌。那是钱，不是纸。”

“你别管，他能在那个骚狐狸身上使劲花钱，我也能给他在股市上糟蹋钱！”

眼镜悄悄转回身来对在许翠仙的耳朵上：“你同学神经出问题了，你得告诉她老头领上去医院看看。”

买上股票的当天，刘丽没告诉王强，等股票跌了，她才警告王强，说自己买了一只垃圾股票，他要再无所顾忌地给红霞身上胡乱花钱，她就让那四万元在股市上赔光。

王强无奈，才有些后悔让刘丽进股市。

过一天，那股票却没跌，又过了一天，那股票还是没跌，刘丽就说身旁的眼镜：“你说它要跌，它咋不跌？”

眼镜说：“你急啥，有你心疼的时候。”

以后几天里，那只股票不但没有下跌，反而连拉了两个涨停！惊得眼镜大跌眼镜。引得朱一文、许翠仙几个好生羡慕。

涨停板也招来了王强，来到交易所，趴在盘子上将那只封涨停的股票看了又看，又掏出个小本本来，算了又算，“嘿嘿”地冲着刘丽笑两声，道：“行呃，你这两天挣下了我俩月的。我知道你

之前是在说气话，哪有专门找着买要跌股票的。”

刘丽说：“不是我有本事，是我身旁的胡老师有水平，人家是专家，看了不少股票方面的书呢，是他帮我挑的股票。”

王强说：“明天我把店里账上的钱再给你打过一部分来。你不知道，现在的生意有多难做，工商税务还动不动的就来查你、罚你。我都有心思把店盘了也来炒股。”

第二天，王强果然又拨进来四万。

钱打过来之后，刘丽又敲开自己的账户，郑重其事地对身旁的胡正说：“这一次，你可得替我好好地挑挑。别像上次那只股票，不跌反涨。挑的股票真的跌了，我请你去吃馆子。”

眼镜听着直瞪眼，这话咋听咋觉别扭！

刘丽认真道：“真的，说话算话！”

眼镜大摇其头，咕叨：“真是让钱多给烧的！我在股市上也拼拼杀杀了七八年，遇到你这样的，真还是头一个！”

刘丽就把自家老头的事情详细讲给眼镜听。也许是几年里呆在家里没有接触过异性的原因，也许是胡正跟王强性格上的巨大反差，近一段日子，刘丽对眼镜有了一种莫名的感觉。眼镜这人性格腼腆，说起话来慢条斯理，不像王强，本来肚子里就没多少墨水，下海经商后，尽接触些不三不四没品位的人，吃喝嫖赌样样沾。而且刘丽发现眼镜很听自己的话，这一点极大地满足了她的心理需要。这几年，王强不但在情感上背叛自己，而且回到家颐指气使，说话都是命令式的。她甚至在心中冒出另一个对王强更加致命的报复手段——光你在外边找相好，我就不会在外边也找一个！所以，也有一种在眼镜面前显阔、吸引眼镜的心理，就说：“只要你这次推荐的股票真跌了，我好好请你去高档酒楼撮

一頓。”

“想赔不好办？只怕到时候赔得你哭鼻子都来不及。这交易所里的股民，哪一个不是被剔得只剩个骨头架子了？你不听大家咋调侃？说这里是脱贫所。要不了几个月，你就没有现在这样话大氣粗的了。到时候，就怕你请我吃碗牛肉面都舍不得了。”

刘丽说：“赔了是我的，不管你的事，赶快给我挑吧。”

眼镜还是摇脑袋：“本人担不起那个责任，让你老头知道了，拿刀来跟我拼命。”

“你呀，胆子小的似老鼠，给你说了不让你负责。”

“那我也不敢。”

刘丽就说：“就这一次。我也就想治治我家那口，过两天就把它打了，吓唬吓唬他。谁不知钱是好东西，放在手里又不是烫手。”

“明白就行，我还以为你真是个烧包！”

“快点，我不是跟你玩。”

眼镜就只好敲打两下键盘，调出一只股票来，指着说：“就它了，不但带st帽子，前边还多加一星号。”

刘丽不明白星号是啥意思，眼镜就说：“一时半会也给你讲不清楚，你刚入股市，许多这方面的知识你不懂，讲起来费口舌。我这会儿只给你形象地譬喻一下，就好比那抢银行的，不但抢了钱，又杀了人，是坏上加坏。”

眼镜帮刘丽敲开盘子，买进了那只股票，背过刘丽，又嘱咐许翠仙：“真的，你得告诉你同学的老头，让领上去医院瞧瞧大夫，我看她是真神经出毛病了。”

第二天，果然那只股票跌了，收市后，刘丽就兑现诺言要邀

胡正去大酒店吃西餐。眼镜却心里直忐忑，似做贼般地拒绝去，说：“你老头知道了不来跟我玩命！”

刘丽说：“再跌跌，就打了它，给你说我是想吓唬吓唬他。”

“真不能去，总觉得吃你这顿饭理亏。”

六

刘丽回到家，王强问股票涨了跌了，她没声气地回答：“跌了。”

丈夫问她买的啥股票，刘丽回答：“业绩最差的 st 股票，前边还带个星号。”

“星号是啥意思？”

“我也不太懂，反正就像那抢银行的，既抢了钱，又杀了人，头上长疮，脚底流脓，坏透了！听说年底如果再不扭亏，就摘牌下市。”

丈夫大吼一声：“那就是说，血本无归了？”

“可能吧。”

丈夫暴跳起来，道：“你买其他啥股票不成，非要买它？”

刘丽得意地把头昂得高高：“我就是特意买它，就是想要看着它跌，越跌得多，跌得惨，我才越高兴！谁不会糟践钱啊！总比看着它让你拿上去孝敬那小婊子的强！实话告诉你，我进股市的目的就是想去糟蹋钱。前一次买那只股票，也是想让它跌了气你，可没曾想，它倒反而涨了。也好，又骗进一笔钱来。告诉你，你要要是不下决心跟那个骚婊子断了，我就专门买那些要跌的股票，把咱家投的那些钱赔它个精光！”